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电影
王牌
系列丛书

大光 编著

绝顶天才的混蛋

斯坦利·库布里克传

STANLEY KUBRICK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存在意味着其他人都是在给小孩拍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对大多数人来说，电影是一门工业，而对于库布里克来说，电影是一门手工业。”

——乔治·卢卡斯

“他赋予了一丝不苟这个词新的含义。”

——杰克·尼科尔逊

“至少未来20年里，他依然是别人无法超越的一个巅峰。”

——妮可·基德曼

“他是幽默天才，但他的幽默比煤还黑。”

——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



斯坦利·库布里克

(1928—1999) 是世界影坛上少数几个被称为“怪才”的电影大师之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以特立独行的风格和方式执导了一系列传世经典，无论是黑色喜剧《奇爱博士》、科幻史诗《2001太空漫游》，还是倍受争议的《发条橙》、恐怖片《闪灵》和越战片《全金属夹克》，都在电影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造成巨大轰动，而且能够超越时代、影响深远，成为不朽的传奇。1999年3月7日，库布里克在遗作《大开眼戒》上映前不久离开人世，令全世界为之扼腕痛惜，而他未完成的作品《人工智能》则在两年之后被另一位影坛大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搬上银幕。

ISBN 978-7-5043-5355-9



9 787504 353559 >

定价：22.00元

电影王牌 | 系列丛书



绝顶天才的混蛋

斯坦利·库布里克传

STANLEY **KUBRICK**

大光 编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顶天才的混蛋: 斯坦利·库布里克传 / 大光编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9
(电影王牌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43 - 5355 - 9

I. 绝... II. 大... III. 库布里克(1928 ~ 1999)—传记
IV. K837. 1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5323 号

绝顶天才的混蛋——斯坦利·库布里克传

编 著	大 光
责任编辑	景 辉
装帧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03(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3 - 5355 - 9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对于全世界的影迷来说,1999年的3月7日是个黑暗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凌晨两点,一代电影宗师斯坦利·库布里克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在此之前,他刚刚完成了由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夫妇主演的新片《大开眼戒》。噩耗宛如一股寒流侵袭到好莱坞的各个角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上网时无意中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刻目瞪口呆。他与年长他18岁的库布里克是忘年交,也是暗自较量的对手,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要将库布里克未完成的《人工智能》搬上银幕,以表达对这位大师级导演的崇敬之情。其他人则是在美国电影演员工会奖颁奖典礼上得知库布里克在睡梦中离开了他们,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获得本届演员工会终身成就奖的恰好是与库布里克合作过《斯巴达克思》并由此成为其引路人的柯克·道格拉斯,他在登台领奖时泣不成声,令现场气氛降低到零度以下。

17天后,在第7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斯皮尔伯格主持放映了3分钟长度的库布里克电影集锦,以表示对这位影坛奇才的致敬与哀悼。他在致辞中说:“斯坦利·库布里克是我们已知历史中最伟大的电影巨匠,他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师,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依然会给予我们足够的灵感。”

除了一些纪录短片和电视片外,库布里克一生只拍了13部作品,数量之少与他获得的盛名似乎并不相称,但这恰恰体现了他最令人仰慕的一个方面——他是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他对完美的追求近乎病态,这构成了他银幕传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怪癖就像他的电影一样被人们津津乐道。有关库布里克的说法很多,但最精辟的要数柯克·道格拉斯的一句话。在1960年10月6日《斯巴达克思》的纽约首映式上,道格拉斯说:“斯坦利·库布里克是一个绝顶天才的混蛋。”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约翰·巴克斯特在为库布里克书写的传记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以一个极其生动的故事为它做了注解——

1959年,美国的夏天奇热无比。这一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阿拉斯加已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卡斯特罗也将古巴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赫鲁晓夫正准备出访美国,但他的行程里并不包括迪斯尼乐园,因为克格勃认为那里太危险。不载人的太空船“月神2号”一头栽在月球的尘埃里,总算完成了人类与外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一年的好莱坞大片包括了威廉·惠勒的《宾虚》、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和比利·怀尔德的《热情似火》。“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正在德国服兵役,所以年度唱片就成了鲍比·达林的囊中之物,《小麦飞刀》在年轻人中间口口相传。

然而,在美国南加州圣费尔南多峡谷的一处山脚下,时间却停留在公元前71年。山的那一边是波音公司的火箭试验场,不时传来的发动机轰鸣声更增添了人们心头的烦躁。

“如果他不赶紧拍完这个镜头,”一名摄影助理小声嘟囔着,“这里就将会有一场奴隶起义。”

300名群众演员躺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烈日当头,棕色的粗布戏装令他们个个感到奇痒无比。他们每人手持一面写有数字的大牌子,没有人看上去是高兴的。在12米开外的升降车上,一位长着粗黑眉毛的年轻人正叼着骆驼烟,俯视眼前的这一切,不时与身边拿着扩音喇叭的助手说些什么。

“23号,往左挪挪,”他用低沉的嗓音说,“104号,身体扭起来!”可是,举着那个号码的人毫无反应。

“乔治,”助手通过喇叭叫道,“斯坦利要104号扭起来。”

助理导演奉命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进人堆,不一会儿就跑了回来,对着升降车上大喊,“那是个模型!”

导演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他对助手吩咐了两句。

“斯坦利说了,”助手叫道,“给它通上电,让它扭起来!”

这一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年仅32岁,是有史以来执导好莱坞史诗巨片最年轻的导演。《斯巴达克斯》的主演兼制片人柯克·道格拉斯在开拍后的第一周便辞掉



了年迈的安东尼·曼，将导筒交给了这位毛头小伙子。当时，库布里克的名气仅限于低成本的犯罪片《屠杀》和以一次大战为背景的《光荣之路》，而他接手的《斯巴达克斯》则不仅造价1200万美元，而且汇集了包括劳伦斯·奥利弗、查尔斯·劳顿和彼得·乌斯蒂诺夫等在内的超级巨星。

而这一切并未吓倒库布里克。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赶走了原定的女主角并迫使道格拉斯完全按照他慢条斯理的步骤进行拍摄。道格拉斯这时才发现找错了人，他原想找个听使唤的乳口小儿，不料反倒给自己戴上了嚼子，有些时候，库布里克更像是他找来的对手，而不是合作者。该片的明星之一托尼·柯蒂斯回忆说：

“库布里克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总想让观众看到演员的脸。他不想让摄影机总放在20英尺之外。他想要特写，要摄影机动起来。那才是他的风格。环球影片公司和柯克·道格拉斯一再催促他。‘让我们快一点儿，斯坦利……不，你并不需要那样一个镜头！’而斯坦利说，‘那是我想要的方式。’制作成本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想每天只拍两个镜头，而环球公司则想要32个，于是他不得不妥协，改到一天8个。他要拍长的摇镜头，让许多人在里面，并一直跟着主要演员。如果你仔细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是这样做的。”

《斯巴达克斯》的编剧达尔顿·特隆博因同情共产主义而上了黑名单，被从演职员表中除名，而该片剧本有1/4均出自他的笔下。库布里克接手该片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删除特隆博撰写的部分——包括道格拉斯在影片前半个小时里的两段对白。

在一次剧本讨论会之后，编剧的署名成了问题。道格拉斯与环球公司一致建议署特隆博的名字以表示对右翼政客的抗议。

“用我的名字，”库布里克突然发难。

“斯坦利，”道格拉斯与制片人艾迪·刘易斯交换了一个眼色后说，“难道将你的名字放在别人写的剧本上你不觉得脸红？”

“不，”库布里克说——他的回答如此坚决，几乎不给对方任何反驳的余地。他那自信与固执的神情似乎在表明：这一署名属于一个将军、一个总统、一个皇帝，甚至一个救世主。

看着库布里克精敲细打地布置战后那场戏的场景，道格拉斯为拍摄周期的延误而怒上心头。他几乎决定要再次更换导演，除非库布里克能变得麻利些。不会再有钱投入拍摄了，而道格拉斯作为监制的名声也开始越来越臭。

他打算移师罗马，那里的布景、群众演员以及吃喝拉撒的费用都很低廉，但是环球公司总裁爱德华·莫尔却成功地把他留在了好莱坞。莫尔坚信如果把影片安排在看不见够不着的欧洲拍摄，资金肯定是个无底洞。环球公司是好莱坞所有电影公司中最像工厂的一个，这里有各个级别的技工，并习惯于使用二流导演来使影片的成本保持在预算之内。

《斯巴达克斯》的摄影指导是53岁的拉塞尔·梅蒂，他在好莱坞已经闯荡了20年，曾为奥逊·威尔斯拍过《陌生人》和《邪恶的接触》，为霍华德·霍克斯拍过《育婴记》。他戴一顶灰色的绒线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看不到脸。他是片场的大爷，经常一只手端着咖啡杯，另一只手指挥着场工团团转。他习惯于先让导演向他解释这场戏中需要些什么，然后他会毫不客气地说“好吧。到一边坐着去吧”，并吩咐他的手下人开始布光。对于像库布里克这样的年轻导演，梅蒂的恶劣态度自然要变本加厉。

当梅蒂为扮演西利西亚海盗信使的赫伯特·洛姆打好光后，库布里克通过摄影机镜头看了看，对他说：“我看不到演员的脸。”

怒不可遏的梅蒂一脚将座椅旁的一盏小灯踹进了画框内，“这下够亮了吧？”他咆哮着说。

“现在又太亮了，”库布里克不动声色地说。

两人的交锋在拍摄最后那场战役时达到顶点，当时库布里克希望的效果是太阳沿山坡落下，慢慢扫过尸横遍野的战场，甚至可以数清地上躺了多少人。梅蒂试了几遍，但总也不能让库布里克满意。最后，库布里克将所有人都打发回家，告诉他们他要在摄影棚里拍这场戏，那样他可以控制灯光。

两周后，他让剧照摄影师比利·伍德费尔德带上宝丽来相机去环球公司最大的摄影棚。在那里，置景师亚历山大·戈利岑搭起了一片壮观的山坡，上面躺满了群众演员。伍德费尔德无法忘记当时的情形：

“斯坦利向我演示他打算做什么。镜头开始于一只血淋淋的手，接着向后拉过

一条鲜血汇成的溪流,出现更多的死人、更多的死马,然后是越来越大的全景。由于所有一切都是在固定的透视角度里,所以要在后景里安排侏儒和假人,以便构成更大的景深。斯坦利已经在头脑中构想好了一切,包括摄影机在哪个地方掠过一块岩石,他会在哪里剪到下一个镜头,接下来的镜头从何处开始。斯坦利大喊一声‘亮灯’,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灯光!为了制造这场日落的戏,他们已经把好莱坞所有的弧光灯都搞来了。”

只有一家大型片厂才能造出如此的日落场面。这样的场面以前也只是在《乱世佳人》中出现过。技师们所用的朱砂和红色滤光片足以铺满一个足球场。伍德费尔德接着回忆道:“斯坦利问我:‘你觉得怎样?’‘关于什么?’‘你觉得像日落吗?’‘我觉得像拉塞尔·梅蒂拍的日落。’‘这就是了。把它拍下来。’我们当时还没有彩色的宝丽来相纸,我拍了一张黑白的。他看完后说,‘真是糟糕透了。’于是他取消了这场戏。梅蒂去找环球公司总裁爱德华·莫尔说,‘我辞职。’莫尔说,‘你不能辞职。你是签了约的。’‘那就让我干我的工作。’而斯坦利说,‘你可以干你的工作,但要坐在椅子上并且闭上嘴。我将是摄影指导。’从那以后,梅蒂就真的什么也不干了。他手下人听完斯坦利的吩咐,再回头看他,而他只剩下点头的份儿了。不过,梅蒂也没什么遗憾的,他最终凭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有许多报道说库布里克很贬低这部作品,因为它的题材、它的明星以及它在拍摄和制作过程所受到的干预,但这并非事实。掌控规模如此之大的一部影片是他多年的梦想,甚至是他一生的巅峰。16岁离开学校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为他的第一部故事片而在格林威治村设棋局筹钱,直到他敲开好莱坞的大门,为拍《光荣之路》而与旧体制开战——这一切注定都是为这一刻准备的。

在拍角斗士冲出彼得·乌斯蒂诺夫学校那场戏的间隙,库布里克对伍德费尔德说:“这将是我最棒的一部作品。”

这位剧照摄影师当即反对。“这只是一摞彩色胶片,斯坦利。《光荣之路》才是你的最佳作品。”

但是库布里克摇了摇头。伍德费尔德不理解,没有人能理解。

好莱坞导演萨姆·富勒曾对电影发表过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说:“电影如战场。

这里有爱,有恨,有战斗,有死亡。一句话,这里有感情。”斯坦利·库布里克会同意这一论述的。在他少得可怜的休息日里,他最爱带上全家去诺曼底登陆海滩旅游,在那里,他把自己看成是一名将军。“如果库布里克不是个电影导演,”《发条橙》的明星马尔科姆·麦克道威尔说,“他会是美军的总参谋长。不管事情大小——哪怕是买一瓶洗发水这样的问题——都要经过他批准。他就是喜欢统领一切。”

为什么?部分是先天使然。库布里克生性害羞,对一个有才华的人来说,羞怯常常被放大为对一切事物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光荣之路》编剧之一的卡尔德·威林汉曾在他的文章里咒骂库布里克“对人类近乎病态的格格不入与冷酷……尤其当人们对他产生兴趣时,他的回报是更大的漠视。”这或许是艺术家的通病,芭芭拉·格林曾用类似的语言描述她的侄子、小说家格雷汉姆·格林。“除了三、四个人他真的喜欢,”她说,“我想对他而言,其余的人就像是一堆昆虫,而他就像是一个科学家在观察他的标本,冷酷无情而又细致入微。”

库布里克是一个懂得爱的丈夫,而对于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继女来说,他也是一个懂得付出的父亲,不过,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诸如感觉、感情和激情这样的字眼。据说只有一个人看见过他流泪,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库布里克从内到外的与世隔绝大都是一种理性的意愿。他崇拜机器,他的第三任妻子克里斯蒂安说,“斯坦利的快乐生活是由八台录音机和一条裤子构成的。”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被照相机、电视机和短波收音机所包围,不过他并不总是能精确地了解它们的原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凡是机械就必然有故障。这种认识是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的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坐飞机或开快车,为什么要拍《2001年太空漫游》和《奇爱博士》,这两部影片都是关于科技噩梦的。

杰克·尼科尔逊是库布里克《闪灵》一片中的明星,也是他筹备多年而最终没有拍成的《拿破仑》一片的主角候选人,他对库布里克有着独到的见解。“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说,“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完美的。斯坦利擅长音响,当然很多导演对此也很在行,但斯坦利却擅长设计出一种新的麦克风。斯坦利买到的牛奶为什么那么白,那是因为他的工夫做到了卖牛奶的商人那里,他甚至知道卖牛奶的商人的女儿需要看牙。这就是斯坦利的出色之处。”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我拍故我在	1
第二章	我想赚钱	16
第三章	决不受制于人	35
第四章	初入禁区	47
第五章	怕它就嘲笑它	60
第六章	最大一次赌博	74
第七章	好色之徒	86
第八章	坚持到底不是胜利	101
第九章	恶无处不在	115
第十章	难道战争不是地狱	131
第十一章	在争议中死去	147
附录一	斯坦利·库布里克论电影	171
附录二	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年表	177



第一章

我拍故我在

1928年6月26日,斯坦利·库布里克出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奥地利移民后裔的家庭。父亲雅克是一名耳鼻喉医生,除了在公立医院里任职外,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库布里克家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他住在一幢私宅里,”斯坦利的中学同学和日后的合作者亚历山大·辛格说,“在认识他之前,我还从未听说过谁拥有自己的房子。我们都住在公寓里。他住在布朗克斯西区,在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街道上,那里种着很多树。他住的是我曾经参观过的最好的房子之一。”

1934年,在妹妹芭芭拉出生后不久,斯坦利进了布朗克斯的第三公共学校。1938年6月转到第九十公立学校。不管在哪所学校,他的表现都一律差得要命。在前一所学校,他缺的课与他上的课正好相等,都是56节。校方为此将他列为重点监督对象。转学后的情况毫无改观,在他的评语表上,个性、同学关系、表达能力和完成功课情况等几栏都是“不满意”,唯有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两项得到老师肯定。总之,少年的斯坦利似乎要比他的同龄人开化得晚些。

12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往加利福尼亚的舅舅马丁·佩弗勒家中。佩弗勒做药房生意,后来成为百万富翁。与佩弗勒共度的这段时光为斯坦利未来事业的起飞埋下了伏笔。斯坦利在洛杉矶帕萨德纳的一所学校里待了两个学期。1941年9月,他又回到布朗克斯,重新入读第九十公立学校。加州之行并没有使斯坦利成熟多少,雅克对儿子的失望加重了。为了培养儿子的想象力,雅克开始教斯坦利国际象棋,斯坦利对此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热情。

13岁生日时,斯坦利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一台格拉弗莱斯相机。这种美国造的相机有儿童鞋盒那么大,重3.8公斤。虽然笨重,它还是令斯坦利如获至宝。斯坦利像迷象棋那样迷上了摄影,相机几乎成了他的眼睛,而如此

之早地接触摄影也多少影响了他观察事物的方式。《巴里·林登》的置景师肯·亚当说：“当他巡视一个卧室内景时，他会发现我从没注意过的细节，并从中获得灵感。我感兴趣的是家具和摆设，只是因为它们可能会被拍进画面。他却着迷于那些与可能住在这里的人有关的细节，如他们做什么，他们想什么。”

当地其他孩子中也有对摄影感兴趣的，斯坦利就在附近的公寓里找到了马文·特劳布。特劳布比斯坦利大四个月，他拥有一台双反镜头的相机，并把他的卧室改装成了暗房，用来放大照片。斯坦利成了特劳布家的常客，甚至到了令这家人厌恶的程度。“噢，库布里克这个讨厌鬼又来了，”特劳布的母亲常常抱怨，“难道这个孩子没有自己的家吗？”斯坦利还与特劳布一起在布朗克斯周游拍摄。他将相机装在一个购物纸袋里，一来是因为相机又大又重，不能长时间捧在手里，二来也是担心这么大的相机会吓跑拍摄对象。他将纸袋抠了一个洞，这样便可以在拍摄时不引起任何注意。有趣的是，这种拍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斯坦利早期电影的摄影风格。在这些影片中，镜头的角度大多低于水平视线，甚至与被摄人物的膝盖平行。

那时候，自由投稿新闻摄影师阿瑟·弗里格是斯坦利崇拜的偶像。弗里格以街头犯罪的图片报道出名，他成功的秘密就是将自己的收音机始终调在警察专用波段上，这样他总是能比其他记者更快赶到案发现场。弗里格的照片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种低成本、采用低照度和描写下层生活的犯罪片类型的形成，这便是“黑色片”。他的一本名为《裸城》的摄影集为导演朱尔斯·达辛提供了灵感，后者在弗里格经常出没的纽约街头拍摄了一部同名电影，并大量使用了偷拍镜头。斯坦利对弗里格的拍摄技巧和影像风格十分迷恋，以至于后来他聘请弗里格出任《奇爱博士》一片的剧照摄影师。

1943~1945年，斯坦利是在塔夫特高中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段时间。他的智商测验结果高于一般人，但常规的教学令他深感厌烦。辛格回忆说：“我和斯坦利都有无穷的好奇心，但绝不包括学校教给我们的东西。”斯坦利赞同这一说法，他说：“我认为学校最大的错误就是试图把一切都灌输给孩子们。兴趣才能促使你学习。我没在学校学到任何东西，直到19岁，我才从读书中获得快乐。”

他在学校的日子更多的是被恐惧所笼罩。“我害怕得到低分，”他后来写道，“害怕被你的班级所孤立。”由于对乔治·艾略特《西拉斯马纳》这样的书缺乏兴趣，他的文学课成绩一直是全班最低的。毕业那一年，他全部功课的平均成绩是70.1分，唯一得高分的是物理。然而，成绩不能说明一切。当斯坦利对某件事发生兴趣时，情况便完全改变了。尽管他讨厌乔治·艾略特，但他根据萨克雷原著拍摄的《巴

里·林登》却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改编之一。

一旦他离开学校,一旦他不再被要求读这读那时,他却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一部好的小说就是一种奇迹,”他曾经说过,“我自己从未写过小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作家充满敬意的原因。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我始终在想,如果我不能为扬基棒球队打球,我就渴望成为一名作家。我最早崇拜的人不是电影导演,而是作家,例如约瑟夫·康拉德。”

在塔夫特,斯坦利成为校刊的专职摄影记者,并因此而结识了为校刊写稿的一批学生才子,其中包括辛格和霍华德·萨克勒。相貌英俊的萨克勒是一位花花公子,据说他暗地里为一些老富婆提供服务,并利用她们的金钱和地位使自己创作的作品得以出版发表。受他的影响,斯坦利开始与漂亮的女学生约会。斯坦利是高中生中为数不多的“有车族”,他常带女孩子们开车兜风,给她们拍照。不久,他便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托芭·梅茨。

在此期间,斯坦利对爵士乐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正流行节奏感很强的爵士乐,鼓手在乐队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像本尼·古德曼乐队的鼓手吉恩·克鲁巴等都是斯坦利心目中的偶像。斯坦利曾亲自组建了一支9人乐队,鼓手的角色自然由他担任。这支名为“强劲节奏”的乐队居然在音乐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的主唱埃迪·戈尔姆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爵士歌手。

1945年4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斯坦利在上学路上看见一位卖报人几乎淹没在登载讣告的报纸堆里,他当即把这个画面拍了下来,并把照片寄给了《观看》杂志。创刊于1937年的《观看》是一份专门发表新闻照片的画报,当时与《生活》画报齐名。该刊图片编辑海伦·奥布莱恩很欣赏斯坦利的这幅照片,于是约他见面,但表示只能付他25美元。斯坦利显然觉得开价太低,他要回了照片,第二天带着它去了《纽约日报》。“他们只给10美元,”他再次见到海伦时说,“所以现在你可以拿去了。”对于这样一位厚脸皮的高中生,海伦不仅没有将他拒之门外,反倒要求看看他的其他摄影作品。

《观看》在1945年6月26日那一期上用了斯坦利的这幅照片。从此,斯坦利便定期把照片卖给这家画报,他的第二幅作品卖到了100美元,拍的是开摩托的人在排队等候加油。不久,他就成了《观看》的特约记者,得到了一套红蓝道衬衫配橘黄色灯芯绒裤子的制服。“他总是因为照片质量问题而与那些老编辑们开战,”《观看》的一位编辑回忆道,“他们不能忍受他照片上明显可见的颗粒和擦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买下了他的照片。”

为文学课教师阿隆·特雷斯特拍摄的一组照片是斯坦利离开塔夫特中学前完成的最后作品。他毕业时的成绩如此之差，根本不可能被一所叫得响名字的大学所接纳，而这时，劳动力市场又因为“二战”士兵的归来而人满为患。于是，他只好把遇到的挫折告诉了海伦，后者安排他进入《观看》画报，当了一名见习摄影师。那时，他还不满17岁。

库布里克是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下离开塔夫特中学的。“我们大部分人还在为出路犯愁，”亚历克斯·辛格说，“而斯坦利已经是《观看》杂志的人了，《观看》当时是与《生活》同一个档次的。斯坦利非常细心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他通过缜密的计划达到了目的。”

辛格的话是有所指的。1946年4月，《观看》发表了一组名为“电影院里的瞬间”的所谓“偷拍”照片，这是库布里克正式进入这家杂志前的最后一个作品。4幅照片表现的是一位英俊的犹太小伙子坐在一个姑娘旁边，点燃一支烟，将脸转向她，接着便因为某些下流企图而挨了一记耳光。其实，这个小伙子是伯纳德·考普曼，库布里克在塔夫特结识的摄影爱好者，而那个姑娘则是库布里克的同班同学。考普曼后来供出了此事，并且抱怨那记耳光几乎打松了他的牙齿。

库布里克在《观看》杂志的发展可以说相当顺利，他拍的一张一个小男孩被水猴喷出的水吓了一跳的照片登上了1947年8月5日那期的封面。第二年，杂志社便派他去葡萄牙拍摄旅行题材的照片。这一年的冬天，他是在萨拉索塔和佛罗里达度过的，他跟踪拍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特的竞选过程，还为年轻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拍了一组肖像。《斯巴达克斯》的剧照摄影师伍德费尔德认为，库布里克早期从事的这项工作对他后来的导演工作绝对是有影响的。“当你是《观看》杂志的一个年仅17岁的摄影师，你可以到处走，对自己想拍的故事有完全的控制权，”他说，“怎样取景，怎样拍摄，需要哪种情绪在里面——这一切完全由你决定。斯坦利一定觉得这种感觉好极了。”

尽管如此，库布里克却发现他在《观看》的工作索然无味。“你能在一个大学化装舞会上拍出什么照片？”他常常抱怨。于是，他用挣来的钱学习飞行课程，并在1947年8月拿到了单缸滑翔机的飞行执照。

1948年5月28日，库布里克与他高中时代的女友托芭·梅茨在纽约结婚。库布里克比托芭大一岁，也只有20岁。他们搬进纽约46街的一幢小型公寓，这里距离格

林威治村只有咫尺之遥。1948年的格林威治村充斥着那些从战争中归来而又不打算重新捡起他们昔日生活的人。很多人是可以借助于老兵安置计划而进入大学的,但他们已经厌倦了教育,干脆加入了嬉皮士、颓废派、持不同政见者和失意的作家与诗人的行列。约翰·克莱伦·霍姆斯在1952年的《纽约时报》上将这一新兴的群体称为“垮掉的一代”。

库布里克就置身在这种流行文化的氛围中,但并非他们中真正的一员。文学仍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和托芭将闲暇时间打发在格林威治村的酒吧和咖啡馆里听爵士乐,或到闹市區的艺术影院看先锋派电影和外国电影。在他看来,电影并不神奇,拍电影也不是件难事。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摄影,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他也学会了应该懂得的电影叙事技巧。表演、布景和音乐,这些支撑起电影影像的东西根本吸引不了他。现在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研究电影大师,找到接近他们并最终超越他们的途径。

一次,库布里克经过西53街时,发现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放映片目每天都有变化。博物馆的创办人艾丽丝·贝里是一位具有左倾政治倾向的英国人,战争期间她曾聘请路易·布努艾尔拍摄西班牙语版的宣传片,拿到南美放映。她的另一位雇员,苏联电影史学家杰伊·莱达与布努艾尔一样也是共产主义者。博物馆的收藏也反映出她的政治观,苏联电影和欧洲先锋派电影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好莱坞电影,而好莱坞电影中又以埃里克·冯斯特罗姆等人的作品居多,后者正是库布里克最崇拜的电影导演之一。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2001年漫游太空》的年轻助理安德鲁·比尔金拿了一个剧本给库布里克看,这个剧本是他根据鲜为人知的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麦蒂格》改编的,库布里克当即告诉他,冯斯特罗姆已经改编过这部作品,并借给他一版《贪婪》供他研究。

对库布里克来说,象棋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爱好,而格林威治村提供给他更多的机会来从事这项爱好。搬家后不久,他就花50美元加入了前美国象棋冠军弗兰克·马歇尔开办的俱乐部。“如果说象棋与电影有什么关系的话,”库布里克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培养耐心,训练你在多种选择中作出决定。下象棋是需要直觉的,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依赖直觉是非常危险的。”

从塔夫特毕业后,辛格在新闻纪录片《时间的行进》中找了一份听差工作,这套影片是由《生活》和《时代》两大杂志的出版公司投资制作的。从1935年起,这家公司每月发行一部短纪录片,通常为20分钟,将新闻资料与扮演的事件编辑在一起。由于它向观众提供了一个像看故事片一样了解新闻的机会,因而取得了相当

大的成功。虽然奥逊·威尔斯在他的《公民凯恩》里对这套影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时间的行进》还是成为当时最卖座也最有影响的纪录片。业余时间,辛格也尝试写作剧本。他雄心勃勃地改编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并画了900多张分镜头图。他把这些拿给库布里克看,委托他转交给海伦·奥布莱恩,因为海伦与刚刚提升为米高梅影片公司制片部主管的多尔·沙瑞有私人交情。但是,米高梅当时正在拍摄史诗片《暴君焚城记》,剧本部的人认为《伊利亚德》的预算至少也要600万美元,他们不可能同时操作两部巨片。辛格的剧本被退了回来。为了安慰老朋友,库布里克建议辛格写一个简单一些的东西,这样,他们可以一起合作将它拍成电影。

1948年底,《观看》杂志分派给库布里克一项任务,让他去拍24岁的次重量级拳手沃尔特·卡蒂尔一天的生活。这组名为《奖金斗士》的照片登在了1949年1月18日那一期上,照片依次为:卡蒂尔起床后与他的孪生兄弟一起在套房里,后者也是他的经纪人;称体重;向教练讨教战术;花了一下午与女友坐船观光斯塔顿岛;探望他年幼的侄子,送给他一只玩具船;最后是在泽西城的拳击赛,他在比赛中将对手击倒在地。

这组照片拍得相当成功,而惊心动魄的拳击比赛也使库布里克热血沸腾,他意识到自己拍电影的时候到了。从在《时代在行进》工作的亚历山大·辛格那里得知,当时纪录短片每部的收购价为4万美元,而且还能使拍摄者一夜成名,于是,库布里克决定在《奖金斗士》的基础上拍摄一部12分钟长度的纪录片,取名为《拳击一日》。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库布里克把他在《观看》所得到的4年半的薪水全都投了进去。伯特·祖克,一个在百老汇大街上经营摄影器材公司的年轻人,租给他一台35毫米的埃伊莫摄影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摄影师最常用的机器。祖克花了一个上午教会他如何使用这种机器。后来,库布里克还从他这里学会了同步录音机、接片机和声片剪辑机的用法。影片集中表现了卡蒂尔参加的另一场拳击赛以及他在那一天里的生活。库布里克舍去了他的家庭和女友的那些枝节,以便强调卡蒂尔除了赢得比赛别无其他生活目的的主题。如果说库布里克在以后的影片中表现最多的就是“被驱使的人”,那么卡蒂尔便是这类角色的先驱。

《拳击一日》在风格上显然受到了苏联和英国纪录片的影响,并且有不少是表现空旷的街道和废弃的教堂的镜头,而手提摄影机和同步录音机的使用使得这部影片更具有“真实电影”的风范。实际上,将近10年之后,法国的纪录片拍摄者们和美国的李科克-彭尼贝克和梅斯勒斯兄弟等才采用了这种“真实电影”的拍摄手